

文

学

● 蔡镇楚 著

中国古代文学 批评史

岳麓书社

批

评

J206.2
59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



111111



女子学院 0113143

本书系国家教委“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国家课题子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 饶 毅
版式设计 蔡 晟
封面设计 李 杰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

蔡镇楚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芙蓉区火炬纸制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8

字数:460,000 印数:3,001—6,000

ISBN7—80520—708—9

I·457 定价: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马王堆火炬村 邮编:410001

序 言

湖南师范大学蔡镇楚教授撰著了一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这是一部学术性很强、涵盖面很宽、内容全面、体系完备的文学批评史之作。

本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已经有不少，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繁荣发展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创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的进步，人们的学术思想、学术水平、研究方法都在不断提高，于是继承与创新这一重大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摆在后辈学者的面前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前辈学者为之奠基，后辈学者理应有所发明，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蔡镇楚同志就是这样。八十年代之初，他曾经把一部手抄本《诗词例话》给我看，说是他在六十年代念大学时，亲笔抄录而成的。我想他是诗话研究专家，著有《中国诗话史》、《诗话学》、《石竹山房诗话论稿》等。钱钟书先生和我都很赏识他，曾写信勉励他“精进不懈”。这次，他在教学的过程中，又撰写了这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从总体来说，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博采众家之长，又善于独立思考。既能够集各家《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的精华，又经过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颇多前此未发之论。如关于“中国文学批评与西方文学批评之比较”，“孟子人学思想与文学批评”，“《周易》与中国文学批评”，“魏晋风度与文学批评”，“魏晋玄学与文学批评”，“《唐才子传》与纪传体文学批评”，“明代戏曲美学之争”，“明代历史小说观念之争与小说评点”，“朴学与清

代诗话”，“清代词话与中国词学体系”，“乾坤之变与文学批评之现代转换”等，都是一篇篇学术论文，很富有学术个性，明显地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思想和批评观念，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演变过程做总体的把握，并且把它放在一个广阔的学术文化背景之中来加以考察。作者以时代为序，对于各个时期的文学批评，都以一节的篇幅来论述其总体特征，以突出各个不同时期文学批评的时代气息和学术文化特色。本来，中国的学术史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想、文学批评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如先秦诸子之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都与当时的文学思想、文学批评密切相关。镇楚同志注重于文学批评与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潮相结合，使中国文学批评史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文化背景中有一个更合理、更全面、更深刻的文化阐释。虽然还只是一种尝试，但这一学术思路是可取的。其学术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

第三，全面公允，实事求是。一般来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曾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重理论而轻批评。文学理论是应当注意的，但是不可以取代文学批评，特别是对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集团的具体批评。二是重正统文学而轻俗文学。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文，也是应当注重的，但是作为俗文学的小说、戏剧，也不可以忽略，更不应当轻视。出于这种考虑，镇楚同志的这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既注重理论创获，又注重实际批评；既注重诗、文，又注重小说、戏曲。各种文体，一视同仁，论述力求全面，评论尽量公允，表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镇楚同志的这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是他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成果的总结。他自己说“其中有不少得意之笔，也有许多未能尽如人意之处”。其实，每一部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能成一家之言，就很不错。现在，他已过知天命之

年,学术正走向成熟。钱钟书先生曾经在给他的信函中,用“后生可畏”来奖饰他。可惜钱先生还在病中,不能拜读镇楚同志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我病后体弱,心力视力,远不如前,亦复同之,这是应该向镇楚同志致歉的。是为之序。

周振甫 1998年10月7日北京

目 录

序言	周振甫(1)
----------	--------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文学与文学批评.....	(1)
第二节 中国文学批评.....	(6)
第三节 中国文学批评史	(37)

第二章 大辘椎轮:先秦文学思想与文学批评

第一节 先秦诸子之学与文学批评之滥觞	(41)
第二节 “诗言志”:文学批评开山之祖	(47)
第三节 “思无邪”:孔子思想与文学批评	(50)
第四节 墨家之文学观	(57)
第五节 孟子人学思想与文学批评	(61)
第六节 道家之文学观	(69)
第七节 荀子文学思想与文学批评	(77)
第八节 《周易》与中国文学批评	(82)

第三章 宗经:两汉文学批评

第一节 两汉文学批评之总体特征	(94)
第二节 主文谲谏:汉代《诗》学批评	(97)
第三节 屈骚之辩:汉代楚辞学批评	(102)
第四节 “侈丽闳衍之美”:汉赋批评	(107)
第五节 天人合一:董仲舒文学批评	(111)
第六节 真美:王充文学批评	(116)

第七节	崇儒:《史记》《汉书》儒林文学批评	(123)
第四章	建安风骨与魏晋风度:魏晋六朝文学批评	
第一节	魏晋六朝文学批评之总体特征	(129)
第二节	魏晋风度与文学批评	(132)
第三节	文气说:曹丕论文	(136)
第四节	“诗缘情”:陆机论诗	(140)
第五节	挚虞论文体	(144)
第六节	言意之辨:魏晋玄学与文学批评	(148)
第七节	文笔之争:南朝文体分类批评	(158)
第八节	四声八病:沈约论声律	(160)
第九节	里程碑:刘勰《文心雕龙》	(166)
第十节	百代诗话之祖:钟嵘《诗品》	(180)
第五章	盛唐气象:唐代文学批评	
第一节	唐代文学批评之总体特征	(191)
第二节	汉魏风骨:陈子昂文学批评	(198)
第三节	唐人诗格与唐代诗学批评	(201)
第四节	杜甫与论诗绝句	(210)
第五节	新乐府运动与白居易文学批评	(213)
第六节	古文运动与韩柳文学批评	(219)
第七节	皇甫湜、司空图与意象批评	(225)
第八节	唐代诗僧与诗学批评	(231)
第六章	尚理:宋代文学批评	
第一节	宋代文学批评之总体特征	(241)
第二节	北宋文学复古运动与欧阳修文学批评	(247)
第三节	宋代诗话与诗学批评	(254)
第四节	苏黄诗风与江西派文学批评	(262)
第五节	程朱理学与文学批评	(269)
第六节	刘辰翁与评点之学	(283)

第七节	词话与宋代词学批评·····	(289)
第八节	《沧浪诗话》与严羽诗学批评·····	(293)
第七章	宗唐尊杜:金元文学批评	
第一节	苏学北盛与金源文学批评·····	(302)
第二节	金代诗话与王若虚诗文批评·····	(304)
第三节	杜诗学与元好问文学批评·····	(308)
第四节	宗唐之风与元代文学批评·····	(315)
第五节	《瀛奎律髓》与方回诗学·····	(319)
第六节	诗话衰微与诗格复兴·····	(322)
第七节	《唐才子传》与纪传体文学批评·····	(327)
第八章	情理对峙:明代文学批评	
第一节	明代文学批评之总体特征·····	(335)
第二节	“台阁体”与茶陵派文学批评·····	(341)
第三节	前后七子诗文批评·····	(346)
第四节	阳明心学与李贽文学批评·····	(353)
第五节	末五子诗学批评·····	(365)
第六节	七子反对派之文学批评·····	(372)
第七节	明代文体批评·····	(382)
第八节	明代戏曲美学之争·····	(393)
第九节	明代历史小说观念之争与小说评点·····	(408)
第九章	集大成:清代文学批评	
第一节	清代文学批评之总体特征·····	(418)
第二节	返经归本:清初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	(423)
第三节	清代朴学与清代诗话·····	(432)
第四节	《原诗》与叶燮诗学体系·····	(440)
第五节	清代诗话四大学说·····	(458)
第六节	《四库全书总目》与纪昀之文学批评·····	(479)
第七节	金圣叹与清代小说评点·····	(493)

第八节 李渔与清代戏曲批评·····	(506)
第九节 姚鼐与桐城派文学批评·····	(517)
第十节 清代词话与中国词学体系·····	(523)
第十一节 乾坤之变与文学批评的现代转换·····	(549)
附录·····	(560)
跋·····	(562)

第一章

绪论：文学批评：进入文学艺术迷宫的“阿里阿斯涅线团”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名叫阿里阿斯涅的美丽公主。她曾经送给勇士忒修斯一个会滚动的线团，引导他通过多歧而混乱万分的道路，进入一个高深莫测的迷宫，终于杀死了一个名叫弥诺陶洛斯的怪物，为人们除掉了一大祸害。

我们探寻文学艺术迷宫之路，崎岖而混乱，也需要一个会滚动的“阿里阿斯涅线团”的正确引导。这个阿里阿斯涅线团，就是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乃是引导我们进入文学艺术迷宫的“阿里阿斯涅线团”。

第一节 文学与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以文学为批评对象，故首先必须对“文学”予以科学的阐释。

“文学”，是一个流动性的概念。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文学”的理解不同，使其内涵出现一个不断演进变化的历史过程。

“文学”一词，最早见之于《论语·先进》。孔子把其门生分

为四类：一曰“德行”，二曰“言语”，三曰“政事”，四曰“文学”。其中以子游、子夏为“文学”。此等“文学”，是指古代文献，包括孔子所传播的儒家经籍《诗》《书》《易》《礼》《春秋》等。所以，皇侃《论语义疏》引范宁解释云：“文学，谓善先王典文。”之后，先秦诸子多有所述，皆泛指先秦哲学、史学、文学之类书面著作，与近代意义上的所谓“文学”者大相径庭。因为，近代意义上的所谓“文学”，是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门类，故又称之为“语言艺术”。

从字源学来考察，古往今来，无论人们对“文学”一词的理解阐释之差别有多大，都始终离不开其中一个“文”字。

《说文》云：“文，错画也。”文，象征着不同线条与色彩的交错组合。

《释名》云：“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

《易·系辞》云：“物相杂，故曰文。”

《国语·郑语》云：“物一无文。”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云：“经纬天地曰文。”

凡此种种，都说明文学之“文”始终与文彩的错综杂驳之美相关联，因而“文学”之“文”一开始就被先民赋予了一种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审美观念。尽管先秦诸子百家典籍中的“文学”，实际上只是泛指学术文化的，但从来也未排斥其中“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这种文彩错画之美所包含的“杂文学”观念。正由于先秦这种“杂文学”观念的客观存在，所以后世才有可能实现由“杂文学”观念向“纯文学”观念的转变。

“杂文学”，是一种广义的文学，包括一切的文学。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云：“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认为文学是文字著于竹帛的法式。这是以朴学家的学术眼光和治学方法来义界文学。

“纯文学”者，是狭义的文学，包括诗、小说、戏剧与美文。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下云：“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据此，合乎“文”者，唯有诗、小说、戏剧及美文而已。

古往今来，“文学”的观念是不不断演变的。今天，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理论制高点上来观察一切文学现象，就更能清楚地认识到文学的本质及其审美特征。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文学乃是克服异化，使人性暂时获得复归的一种艺术手段。

从价值学的角度来看，文学就是人学，是人的心灵学、性格学，是人的思想情感与人格精神的艺术表现。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文学是苦闷和欢乐的象征，是人的心灵即内心感情活动的艺术升华。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文学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乃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文学是真善美的艺术结晶，是有缺陷的现实世界中的一种理想之光。

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文学是民族心灵的展示，是民族文化性格的历史积淀，文学的民族化是文学的世界化的主要标志。

这六个方面，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一种全新的复合型的文学观念，一种站在历史和现实的学术观点上纵观文学现象而产生的文学观念。

学科者，学术门类之谓也。

自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崛起之后，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要有三种：即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文学史，以文学的历史为研究对象，重在探讨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全过程及其规律性，属于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

是文学与历史学的一门交叉性学科。

文学理论,以文学的基本原理为研究对象,重在探讨人类从事文学活动的一般规律性,属于文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与文艺学、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人类社会学的一门交叉性学科。

文学批评,以各种存在的文学现象为批评对象,重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评判,指出其作家作品、风格流派、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高下得失与历史功过,是文学与人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相交叉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文学之两翼,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对,共同促进文学艺术之繁荣发展。缺其之一,则文学就难以发展,如同鸟之断其一翼而不能展翅飞翔一样。

然而,文学批评,古无定名。批,《说文》作“攬”,云:“反手击也。”至唐代始引申为“批示”“批答”。徐师曾《文体明辨》云:“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为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到宋代,则应用于科场,便出现所谓“批注”。如佚名《古文关键跋》云:“余家旧藏《古文关键》一册,乃前贤所集古今文字之可为人法者,东莱先生批注详明。”评,《说文》作“平”,云:“语平舒也。”魏晋时代,“评”由人物品评引申而为文学评论,如钟嵘《诗品》原名《诗评》。

中国古代,没有“文学批评”一词,唯有南宋以降,刘辰翁、李贽、金圣叹评点诗、文、小说者,评点之学兴起;后有《四库全书总目》列为“诗文评”者,提要所述,中国古代之文学批评分类,则略具一斑矣。故《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被朱自清先生称之为“第一个有文学批评史的自觉”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并且“以文学批评史策士”,三场考试,四千考生中仅一人能应答(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四库全书提要》确乎是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然而“诗文评”历来附骥于集部之尾,未予独立成体。同时亦应看到,“批评”一语来自于

古希腊,本义为“判断”;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出自于英文 Literary Criticism 译语,意思是“文学裁判”。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四章主张“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加以区别”,把“文学理论”看成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而将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看成“文学批评”或“文学史”。区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乃是韦勒克·沃伦的功绩,而认为“文学批评”仅仅是“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其批评方法基本上是静态的”,则是其理论上的缺憾之处。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大半由于西方文学批评之东渐而得以成立。如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即把文学批评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绎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考证的、比较的、道德的、印象的、赏鉴的、审美的十三种。而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这还不够,故进而提出“狭义”与“广义”之说,指出:狭义的文学批评,只包括文学裁判,其中有所谓“解释的批评、提要的批评、考证的批评、判断的批评”;而广义的文学批评,则包括文学裁判、批评理论与文学理论,其中包括有批评的前提、批评的进行、批评的标准、批评的方法、批评的错误、批评的批评、批评的建设等七个部分,并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本身就是广义的文学批评。罗根泽先生对于文学批评的分类研究是颇有见地的,但同样显示出繁杂琐碎之弊。

文学批评的性质是什么?

顾名思义,文学批评,乃批评文学者也。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云:“文学批评与批评文学,二名并县,诂训两异。”文学批评的一般性质,乃是对一定文学现象的批评;而其特殊性质,则是文学艺术界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

106207

文学批评,不仅是一种认识,而且是审美再创造。审美再创造,是文学批评的使命。

文学批评,不仅是一种判断,而且是审美判断,不是一种道德判断、政治判断。

文学批评,不仅是一种科学活动,而且是一种艺术活动,一种积极性的艺术思维活动。

第二节 中国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是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产物。

没有文学创作,岂有文学批评?创作在前,批评在后。正如罗根泽先生说:“没有小说何有小说批评,没有戏剧何有戏剧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因此,作家们总是斥批评家为“作家的尾巴”,永远跟在作家的后面。其实,批评家只有“文学裁判”是跟在作家后面;就文学理论部分而言,即是在创作之前,引导创作之旅,指导创作实践。创作与批评,总是互为先后的。

中国的文学批评,滥觞于《诗经》时代,而成熟于魏晋六朝。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全部演进过程,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始终存在一个批评标准问题。

钟嵘《诗品序》云:

观王公搢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澁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嵘感而作焉。

文坛诗苑,“准的无依”,必然“淄澁并泛,朱紫相夺”,造成混乱。所以,标准问题始终是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没有标准,势必良莠不分,黑白莫辨,好坏不明,美丑颠倒,混淆视听。

审美标准,是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

审美价值的尺度。从总体而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大体以“真善美”为基本标准。真,论其作家作品之“真”;善,论其作家作品之“善”;美,论其作家作品之“美”。

文学批评史上,曾出现过“无标准批评”与“有标准批评”之争。鲁迅有《批评家的批评家》一文(《鲁迅全集》卷五),认为文学批评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当时的批评界,就有“英国美国尺”、“德国尺”、“俄国尺”、“日本尺”之分。每一个批评家总有自己的批评尺度,这就是所谓“圈子”,即批评家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和人格精神乃至其立场、观点与方法所代表的阶级的民族的最高利益。为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的观点,第一次揭示了文艺批评标准的阶级性、党性原则。这是特定历史时期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提出来的,政治倾向性十分鲜明。根据这两个批评标准,文艺批评在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特殊作用。因此,从历史的观点来考察,我们今天仍不宜予以非难。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从总体来看,一般坚持了三项批评原则:一是恪守“诗教”,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功能与“美刺”作用;二是提倡“知人论世”,强调从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以及“人品”与“文品”的相互关系方面去评论作家作品;三是以“真善美”为批评标准,强调文学的艺术真实性,注重美与善的统一、情与理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因而以“境界”之美为文学艺术追求的最高标准。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文学批评的标准,往往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因文学流派与文学集团而异,但其批评流派或批评模式,大致有以下五种类型:

第一,道德批评派。主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以封建伦理纲常、道德规范为文学批评准则,强调文学艺术创作之